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平南

第一回 南天國差臣進表 平西王夜宴觀星

詩曰： 暴戾邊夷屢不和，食吞疆土動干戈。
擾攘未息兵遭圍，征役無休將士磨。

卻說前書五虎將征服西域邊夷，奏凱班師，回朝見主，論功賜爵，俱受王封。當時各將士同告駕榮旋謁祖，仁宗天子準奏，各賜榮歸故土，限以三年為滿期，期滿之後，仍復回朝伴駕，同保江山。後話休題。

再考大宋開基承統以來，邊廷侵擾之患屢屢不息。始自太祖傳位與匡義太宗，以至真宗，及今仁宗。然太祖之初，代周承統，登基一十六載而崩。太宗繼禦，在位二十二秋。其初，威武仁智，不在太祖之下，三年而收吳越，四年而滅北漢，天下一統之盛至矣。及真宗之世，在位二十五載。雖寬仁慈愛，大有帝王之度，然至景德初年，契丹大舉雄兵猛將，入寇澶州，所到之方旦夕攻陷。當日若無寇準之才智，勸主親征，國家幾乎亡滅，其弱甚矣。

至仁宗在位，四十二年。雖然忠義之士滿朝，仁柔有餘月賦不足，是以邊疆之患，不覺旋踵而來。其初，文有王曾、孔道輔、包拯。文彥等。當擾亂之日，其武，朝廷所倚重，初知兵機韜略者，莫如範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。智勇雙全者，有呼延贊、楊宗保並帳下結義英雄甚眾。前書已見，此書不題。以後皆年老既衰，相繼而亡，卻也不表。

再言上年五虎將征服西遼，其邊夷拱服，入貢不絕。仁宗天子龍顏大悅，思念皆狄青五將之功。其眾將回朝之日，告假榮歸，原限三年；此時期限未滿，正是二載，所以眾將俱未回朝。當日乃嘉祐四年己亥秋九月，南蠻王依智高作叛。初起於廣源州，後與兵攻奪交趾，僭稱南天國王。發兵大寇邕州，兵勢甚銳，百姓驚慌。各州府縣望風逃遁，所到皆凶。不題。

忽一天，仁宗天子尚未退朝，有皇門官俯伏金階，奏曰：“微臣啟奏陛下，今南蠻交趾南天國王稼智高差使臣到來，有表文一道，上謁天顏。”仁宗聞奏，說曰：“朕思這南蠻王，可惡無禮，前月邊關有本，奏說這逆凶起兵侵掠，黎民不安，求懇發兵征討。朕想勞師動將，府庫浩繁，非同小可，是以尚未發兵征討。不想彼勢愈張，未滿二月其邊關本章雪片而來，說邕州危急，近日即思興兵前征。他今又差使臣來上表，未知何意。即可宣進來。”當下皇門官領旨，即出午朝門，宣進使臣。這使臣官慌忙俯伏金階，拜伏已畢，手捧著表文一道說：“邊國使臣叩首仰見龍顏，願聖壽無疆。”天子開言說：“外國差使見朕，有何本章奏？”使臣說：“微臣奉南天王，有本章一道與陛下，求龍目觀瞻，便知明了。”當下有禦前擋駕官將本章接上龍案展開。仁宗天子一看表文，上寫：

南天國王書至大宋君禦案前。曰：從來天下者，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所私得也。至於堯舜之君，聖德俱德，尚且揖讓相遜。況今之君，聖德未及於堯舜，而柔弱不及才能。公然南面稱孤，實為不稱耳。茲臣故東銳師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喜則待時坐守南國，怒則發憤奔越中原。宋君識時達世者，即割雲貴兩粵之地，暫止征伐之車。倘書到後尚屬狐疑不決，戈盾耀於汗樑，熾憤揚於中國。倘玉石不分，君恥臣寡，追悔何及？

當下仁宗天子看了這道戰書，其中許多不遜無禮之詞，不覺龍顏大怒，手拍龍案，罵聲：“好膽大南蠻！逆畜焉敢逞強，出此大言欺侮於寡人。斷不姑寬！”傳旨將使臣官綁去斬首。這使臣看見天子大怒，又聞傳旨斬他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喊數聲：“聖主在上，容罪臣啟奏：這乃國王差使微臣來上表，不乾微臣得罪陛下，奉命差使，焉能推卻得來？況其書中所犯罪者，皆由我主國王。微臣本內之詞全不預知，懇乞陛下龍心鑒察。”說罷，不住連連叩首。仁宗王聽了，尚然怒氣不息，指著使臣罵聲：“大膽逆賊，尚敢多言！你既奉命而來，與你無乾。死罪免了，活罪難免！”傳旨捆打四十，發往開封，一路起解，監押出境。旨意一下，兩邊武士將使臣捆打四十棍方起來。仁宗天子指著使臣官喝聲：“恩饒你回本國與狗蠻王得知，教他小心伸出狗項等候吧。不日大兵就到，斷不死捉，定然活擒，碎剮於他。”這使臣官含淚謝了不斬之恩，起來往開封府一路回國去了。

當時仁宗天子把本章復看了一遍，怒氣尚忿忿不息，說一聲：“可惱！你這逆畜如此欺侮，藐視我中原無人。朕情願江山不要，必須親臨征討，以決雌雄。”言之未了，只見文班首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執簡上前俯伏，呼聲：“陛下不可，不可！”天子聞言，向下一看：這位大臣乃無私鐵麵包龍圖。看見即命侍禦人下階扶起，說：“包卿休得行此大禮。”即賜坐錦墩。這仁宗因何如此隆寵？這包爺比之別臣不同，素知他是忠硬無私之臣，多少奸謀不決之事得他理白，為國為民，社稷倚依之重。是以天子格外加恩，以師禮事之。

當時包爺謝了恩，起來坐下。天子說聲：“包卿，這南蠻依智高逆賊，作叛於南隅，攻打邕州甚急，朕本欲提兵征剿。今又下此無禮戰書，欺辱朕躬，藐視大甚。寡人要親自提兵捉拿逆黨，以洩此憤。因何包卿諫阻？”包爺說：“陛下，自古以來，邊廷之患哪一朝一代沒有？如今南蠻之叛，邕州之危，皆因邊關缺少智勇之將帥耳。苟能用韜略之將提兵征討，未有不克，陛下何必禦駕親征。臣保舉一人領兵前往，可以指日成功。”仁宗天子說：“卿所舉何人與朕分憂？”包爺說：“臣所舉者，乃平西王狄王親也。此人領旨，定然馬到成功。望吾主龍意參詳。”天子聞言大悅，說：“包卿保舉之人，但念他征西勞苦幾載，才得安然。今又命他前往勞神，朕心覺得不忍。”包爺說：“陛下恤念臣下之勞，足見仁慈了。但食君之祿，擔君之憂，理當如此。這也何勞聖慮？”天子說：“包卿所言者，乃為國之計。”說罷即發旨一道付與包爺，前往山西詔取狄王親回朝。是日退朝，文武各散。包公接了聖旨，帶了家丁，往山西而去。且慢表。

先說平西王自從平西得勝回，告駕榮歸故土，與老太君帶了公主娘娘回至家鄉王府安享，已是無事。非止一日，乃對歲十月小陽春了。忽一夜，乃中旬天氣，月色如銀，中天燦爛。狄爺吩咐備酒設上西樓，與公主宴樂。夫妻對酌，兩邊宮娥歌舞，音樂悠揚。當下夫妻兩邊對酌，酒酣之際，狄爺手舉金杯說聲：“公主賢妻，下官當初受盡多少辛勞，西征北伐，方立些汗馬功勞，又得賢妻內助，才得玉帶橫腰，安享榮華，皆叨內助之力。賢妻吃了此杯。”公主開言說聲：“千歲之命，焉有不遵？”即接了此杯。又說：“千歲嘗言：夫乃婦之天。婦所倚重者，夫也。前者千歲與國家出力，屢立大功。今日身居三位，妾藉有光，正要上賀。”說罷即命宮娥滿滿斟上一杯，玉手雙拿送至。狄爺微笑說：“公主言重過獎了，下官那裏敢當也。”接了金杯，一飲而於。

夫妻對談酬問，時交二鼓。不覺正南方一派紅光射入南窗裏，只見一星大如碗，從南方滾到太陰，化為數百小星，將月圍了半個時辰方散。公主一見，唬了一驚，連說：“不好了。南方賊星衝犯太陰星，有刀兵之患，國家不寧了。”狄爺說：“夫人，怎見得如此？”公主說：“妾頗曉天文，此乃吉凶預兆。”狄爺聽罷，點首咨嗟：“倘然南方有事，聖上必然差遣下官領兵征討了。”公主開言呼聲：“千歲，你難道不見麼？方才見賊星衝犯大陰，乃不祥之兆。只恐此回領兵主帥，凶多吉少。依妾主意，明天頂上一本，告駕歸林。我夫妻趨吉避凶，侍奉年老婆婆，訓海兒子，以省煩擾。你道如何？”千歲聞言不悅，說聲：“公主你且住口。本藩自布衣行伍出身，立了些功勞。叨蒙聖上恩封王爵，位極人臣，恨不能粉身碎骨報聖上，公主如何反教下官趨避，貪圖安逸，這也何釋？”公主道：“千歲呵，非是妾身多言。只因賊星衝太陰，領兵主帥，定然不利，是以妾勸你暫為權避。千歲啊，為人難道有知凶險不避之理？”狄爺笑道：“夫人之言差矣。我狄青乃一撐天立地的男子，須以忠孝兩全。自幼習學武藝，必要出力於國家，豈為貪生怕死以污聖上？況死生自由天命，以人料之，焉能苟免，逃避得來？且本藩久要芳名留於後世，何患死生利鈍之機關！”

當下公主見狄爺說轟轟烈烈之言，又見他全執己性，不依良言勸解，不敢再說，只得手舉金杯，呼聲：“千歲，此乃上蒼指示幽微，非妾所知也。倘有失言，望乞恕罪。”狄爺連忙接下金杯說：“公主不必如此。既然你預知今日南方有兵刀之患，聖上不知下

落也。明日回朝探聽，果然南方有事，必要領旨平服南蠻，方才回來見你。”公主聞言大驚，不覺淚下沾持，說：“千歲啊，方才皆乃妾之失言。但為臣雖要盡忠報國，倘天心不順，非人力可強為。千歲何不聽天命隨時而遇？倘若聖上不差遣於你就罷了。因何一聞有此凶險之事，即要回朝面聖領兵，不聽妾勸解之言，又出此不利之語？萬望千歲明朝不要回朝，坐以待時，且由聖上所命如何？”狄爺聽了低頭不語，半晌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權依公主罷了。”是夜已交三更，公主吩咐收拾餘宴，夫妻二人回宮，房內安寢不題。

再言這狄青乃武曲星降生，輔佐仁宗天子保國之臣，原乃大宋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樑，所以一腔忠義，赤心為國，不以死生利害為嫌。是以公主一說明南方有刀兵之患，即思回朝領旨征剿為己之任。勸你多少良言不依，這是從忠義之天性流出也。是夜不表。包爺何時到來詔取狄千歲回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